

作家频道

三个女人一台好戏

高伟

咏梅、苏敏和尹丽川，三个原本不搭界的女人，在这个九月，给世界贡献了一台好戏。

最早是从网络上知道苏敏的。一个不年轻了的女人，不美，朴实，但很倔。她从特别不适的婚姻中主动地跑了出来，贷款买了车，在绝经之后不管不顾，为自己而活了。她不忍了，爱咋就咋了，出走了再说。这是个很要命的力量。比读过一些书只肯滔滔不绝又屈服于命运老窝里的女人，苏敏对我更有杀伤力。我就是自己所说的这种女人，是典型的“夜晚梦想千条路，明早照旧卖豆腐”的那种怯懦的人。所以，苏敏很让我在意，我很尊重她。但也仅限于此。我还是每天与我钟爱的世界级大师们的文字接触，光明正大偷窥他们的智慧。我渴望用智慧提升自己的纬度，企图以降维打击的方式超越生活中的困难。其实，我知道，有时“去他的”一种践行，最是一种对于人间破事的降维打击。

苏敏的故事被拉进了大屏幕。这个也让我好奇了一下。更让我好奇的是——导演竟然是尹丽川。尹丽川是个美丽的女诗人，因语言泼厉、想象力越界、语风指纹一样独特而闻名诗界。她导演一个中国普通妇女出走的故事，是让我怔怔了一大下子的。在我的心中，尹丽川该去导演那种《哈里·波特》《三体》之类的奇幻片子，北极一样雄奇的那一类。她却去导演了这样一部中国最普通家庭妇女的叛逆之心路。很虐心，很写实。也许，北极和南极一样，都是地球之极。

咏梅我见过。早在咏梅得国际女主角大奖之前我就见过她。我的老师兼单位领导学者李浩和栾树、咏梅夫妇是好朋友，我参与过他们的聚会，咏梅在场。咏梅是那种看起来不艳丽却格外有品味的的女艺术家，她安静，格言一样节制；她好看，是“俏也不争春”的那么一种出奇的好看；她有才华，是那种有自己心量的和心跳的才华，这才像生命——这样的生命，是会和时间恭维的，会徐徐展开的。她的脸上用不着拉皮，她像对待珍贵的礼物那样对待面孔上的皱纹。她说，它们是好不容易长在自己脸上的，去掉了多可惜。

于是有了《出走的决心》这部电影。三个女人，共筑一台女人戏。

前两天李浩包了一整个电影剧场，给咏梅庆贺，也请朋友们欣赏咏梅精湛的演技。

咏梅演得真好。她甚至能把自己演得和苏敏一样神似。她们俩原本是完全天壤之别的女人呐，咏梅就是有本事把自己演成苏敏。她是真正的大演员，有着大演员那种



插图 阿占

能量和气场。咏梅是那种一直可以演到老的老艺术家，她有范儿，有劲儿。

苏敏现在已是流量女人，当然，她获得了自己根本没敢预期的这个结局。她一定比谁都惊讶于自己被迫出走的这个命运所产生的效果。最低估自己影响力的一定是苏敏。现在的苏敏，完全脱胎换骨了，有了美丽的风采和时尚的装扮。看得出来，力量从她曾经患了忧郁症的身体里面新生儿一样诞生了出来。这被众生看见了的力量又像倔强的花朵一样开绽得肥硕艳丽。这是尊贵的生命之花，这花疗愈了苏敏，又开始疗愈和苏敏有着同命运的众多女人们。

一个半世纪前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写了《玩偶之家》。娜拉看清了自己在家中的玩偶地位后，庄严地对丈夫说：“我是一个人，跟你一样的一个人，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！”之后，娜拉毅然走出家门，那记摔门声震动了整个世界。门一摔，剧终了。当年，观众们单是知道娜拉要出走，却没有人知道娜拉出走之后会是怎样的。易卜生甚至调侃地说，我写娜拉没有想过这个意思，我不过是做诗。1923年，一向叛逆的鲁迅先生做了预言：娜拉出走之后，不是堕落，就是回来；还有一个结局，就是饿死。看来鲁迅先生的笔墨还是受到了那个时代的局限。

苏敏走后，在大自然中越来越活成了真正的自己。互联网时代她意外地挣了钱，甩出十几万银子把那个懦弱的丈夫给甩了，像甩了一把鼻涕。真过瘾呵！在路上的苏敏一定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，有的困难是天大的。但她不怕！她选择超越她们。

新时代的娜拉，出走之后，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！



生活风景

青岛纪行

初阳

在我们的一生行程里，有时候心在路上，有时候身在路上；有时候全家一起在路上，有时候一个人说走就走；有时候我们会去往同一个地方，有时候却在陌生的环境里经历着成长。暑假青岛之行谋划月余，一路向东是我们三口之家的第一次出游。

说是去青岛，其实去的是七天八夜的山东半岛城市圈。说是三口之家出游，其实参加的是旅行团。刚上火车不久，孩子便和邻座的安康朋友打成一片。而我头脑里在考虑家事，基本在彻夜回忆中失眠度过，不时掠过脑海的还有将坏事扭转变好的感动与泪落。到达目的地后，搭乘汽车一路往烟台、威海以及青岛崂山、栈桥等著名景点游览，便开始“上车睡觉、下车尿尿”。有些困顿，特别是一直沿路观大海，让人也有了审美疲劳。稍微宽慰的是第一次游轮上夜渡，目睹货车开进游轮底层的阔大，得知舱等的不同，以及感受到甲板的风冷。应该记下的是，孩子的小腿被旅行社团友不小心打开的舱门窗户砸到，受了轻微的伤。而满足的是孩子第一次乘飞机，到底有些紧张，起飞的最初几分钟，把我的手攥得紧紧的，而后才沉沉睡去。

青岛最有名的青岛啤酒，我们在游轮上排队接了两杯，倒没有尝出如何不同。但劈柴院的小吃还是让人目不暇接，小笼包、小龙虾、蛤蜊、螃蟹，包括各类贝壳海鲜，直接蒸、煮熟，真正的鲜极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我们一行四家年龄相仿的家庭，晚上出去拼餐的“船”饭，加上青岛特有的“炮”啤，让人舌齿留香留恋不已。

青岛行程安排了金沙湾游玩，海边的沙柔软细腻，扑进大海两三个小时，“泡”泳和海上“冲浪”项目让人换了心情，活跃且雀跃，恣意着快乐。骑“三人自行车”也体验到家人一起的快乐。后来在月亮湾、栈桥等地的海滩边摸鱼、挖沙玩水，还有捞不尽的海带，都被珍藏到相机和心底，其中的乐趣让人还奢想着能有机会再来畅游。

海边的滨海城市空气潮湿，建筑“红瓦绿树”，放眼“碧海蓝天”。“望不见大海，夜静更阑，可以听到大海的呼吸”。总督府掩映在葱郁的树木里，精致而斑驳，沧桑又唯美。站立海边，蔚蓝辽阔的大海，如同一块巨大的蓝宝石，闪烁着神秘的光芒。清凉惬意的海风掠过耳边，似温柔的呢喃，令人不由放空心扉，激起胸中几多灵感。稍微遗憾的是，紧赶慢跑还是没能观赏到海上日出的胜景。

起名微信群“一路向东”，颇有些提升个人修养、完善性格、向上向善的意味。在齐鲁大地，虽然没去孔府拜祭圣人，仍感受到儒家文化以及文化浸淫之下的平民生活及其行为方式。青岛之行，让我重新远望未来的时光。

城市秀场

卖馄饨的夫妻

李忠义

馄饨摆摊在小区路旁的拐角处，卖馄饨的是对夫妻。差不多每天早晨五点钟，他们就开始摆摊：铁制的架子车、锅碗瓢盆、小小的案板、液化气罐，十几个马扎子和几张小桌子。男人手脚麻利地生火烧水摆弄碗筷，女人埋头忙着包馄饨。两人间或对视一眼，说上三两句话，语气很是亲热和甜蜜。

“来碗馄饨。”约莫六点钟，客人开始陆续光顾他们的摊子。锅里的水“咕嘟咕嘟”地冒着热气，香菜末、榨菜丝、虾皮等佐料静静地候在锅边。最多五六分钟，热气腾腾的馄饨端到客人眼前，浓郁的香气直往人的鼻孔里钻。七点钟过后客人渐多。急着上学的孩子，等着上班的大人，邻近工地上的民工，还有在公园里晨练回来的人，许多都是他们的熟客。有些人不用言语，只需一坐，男人就开始忙活。大碗的，小碗的，二三十碗馄饨出锅，男人的额头布满密密的汗珠。此时，女人一准停下手中的活儿递上条毛巾。男人擦上三两下，接着收拾客人用过的碗筷。盛钱的纸盒、贴着二维码的纸牌放在女人的旁边，一些纸币和钢镚杂乱地丢在盒子里。也有没带钱或忘记带零钱的，男人摆摆手：“下次吧，下次吧。”看来都是熟客。客人散尽，他们得以空闲。男人点上烟深深吸上一口，女人拍打着手上的面粉起身喝口水。女人剥个茶叶蛋塞到男人的碗里，男人再拨弄给女人。旁边修车子的老汉饶有兴趣地看他们，女人的脸红了，很幸福的样子。他们每天都得忙上一阵子，不远处的门头房里几家做馄饨的却是“门前冷落鞍马稀”。“这两口子实诚，馄饨馅多皮薄。”一个民工模样的人抹着嘴说。

我认识这个卖馄饨的民工。人次和老同学崔光光顾他们的摊子，我就影影绰绰地感觉似在何处见过他。“瞧你的记性，刘校长的儿子刘兵嘛！”老崔道。“初中时候的刘校长。”魏峰再次提醒我说。我努力搜索着刘兵的影子。四十多年前，我们还是在乡下初中读书的孩子。刘兵低我们一个年级，他顽皮好动，是学校有名的“刺头”，没少挨老师的拳头。我们的教室紧挨着。他小我两岁，现在也五十

好几岁了。我记得他最早是在工厂上班。“工厂破产，早就下岗了，两口子一块儿。倒腾服装折了本，开饭馆黄了。无奈，就晚上摆摊卖烧烤，早晨卖馄饨。小本生意，起早贪黑不容易啊！”老崔一声长叹。而刘兵夫妇身上流露的却是坚毅刚强和快乐。“收摊喽！”男人伸伸懒腰归拢家什，女人清点着一早晨的收获。我偶尔看见刘兵哼着“夫妻双双把家还”的调子，女人满脸的幸福和满足。

刘兵的馄饨摊离我居住的地方七八十米，他们显然不在这个小区里居住，我好几次遇见他们推着“吱呀吱呀”的架子车朝小区走来。我常去吃他们的馄饨，一般在客人少的时候。我跟他们拉呱，有意无意地聊他们的生意。“给孩子买上房子，娶上了媳妇，花钱不少。老人生病，经常住院，没有办法啊。”空闲的时候，刘兵跟我扯上几句。“最近几年生意不好做，咱就挣几个辛苦钱，够吃够喝的就行了！”女人偶尔插话。“昨晚泰山队挺好，进了三个球。”刘兵擎着水舀子比划。“你还有脸说，光顾着看球，早晨睡得像个死猪。”女人嗔怪，刘兵咧咧嘴嘿嘿笑。我喜欢吃他们的馄饨，感觉馄饨里似乎夹杂着他们夫妻恩爱的味道。

有几个早晨，他们的摊前晃悠着个头发凌乱的女人，翻楞着白眼珠，提个破袋子：“一碗馄饨，两个鸡蛋。”“等等啊，马上就好。”刘兵的爱人忙搭腔。女人扬头溜达着走了，转腕工夫又回来了。“先记账，找俺老头要钱。”女人心满意足地离去。“油坊村的，精神病。”有客人告诉我。刘兵说，他们在别处摆摊的时候，这女人就三天两头吃他们的馄饨，后来干脆瞄上了他们。这不换了地方，她不知怎的照样找上来了。“能帮她口就帮口，怪可怜人的。”刘兵的爱人低语。客人们的目光异样，赞许或是不屑，我说不清。

我自然成了刘兵馄饨铺的常客。刘兵似乎始终没有认出我，或许我从来就没在他的记忆里出现。但我记住了他们，记住了他们的馄饨以及其他值得思考的东西。没有过不去的山，没有趟不过的河，馄饨飘香在他们的心头！